



鲁迅作品选读

(5)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2.97

鲁迅作品选读

(5)

山东大学中文系75级工农兵学员
文学系工农兵学员

鲁迅作品选读

(5)

山东大学中文系75级工农兵学员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099·178 定价：0.24元

目 录

重三感旧	1
忆刘半农君	11
答《戏》周刊编者信	24
从“别字”说开去	37
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	50
死	86
女吊	100

重 三 感 旧^①

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

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，这恐怕并不是“骸骨的迷恋”^②。

所谓过去的人，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“新党”^③，民国初年，就叫他们“老新党”。甲午战败，他们自以为觉悟了，于是要“维新”^④，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，也看《学算笔谈》^⑤，看《化学鉴原》^⑥；还要学英文，学日文，硬着舌头，怪声怪气的朗诵着，对人毫无愧色，那目的是要看“洋书”，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“富强”，现在的旧书摊上，还偶有“富强丛书”出现，就如目下的“描写字典”“基本英语”一样，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。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^⑦，他托缪荃孙^⑧代做的《书目问答》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，可见这“维新”风潮之烈了。

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。有些新青年，境遇正和“老新党”相反，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，出身

又是学校，也并非国学的专家，但是，学起篆字来了，填起词来了，劝人看《庄子》《文选》^⑨了，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，新诗也写成方块了，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，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，所不同者，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。

近来有一句常谈，是“旧瓶不能装新酒”^⑩。这其实是不确的。旧瓶可以装新酒，新瓶也可以装旧酒，倘若不信，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，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，也还是五加皮。这一种简单的试验，不但明示着“五更调”“攒十字”^⑪的格调，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，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，大可以埋伏下“桐城谬种”或“选学妖孽”^⑫的喽罗。

“老新党”们的见识虽然浅陋，但是有一个目的：图富强。所以他们坚决，切实；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，但是有一个目的：求富强之术。所以他们认真，热心。待到排满^⑬学说播布开来，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，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，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。

排满久已成功，五四早经过去，于是篆字，词，《庄子》，《文选》，古式信封，方块新诗，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，要以“古雅”立足于天地之间

了。假使真能立足，那倒是给“生存竞争”④添一条新例的。

十月一日

注 释

①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0月6日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，题为《感旧》，无副题。后由作者编入《准风月谈》，改题《重三感旧》，并加了副题。光绪朝末，指清德宗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以后数年。

②“骸骨的迷恋”，原本是叶圣陶（笔名斯提）在1921年11月出版的《文学周报》第19期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。文章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的人，有时还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。后来，这句话便经常被用来讽刺守旧者总是留恋旧的事物。

③“新党”，指光绪朝末年的维新派。

④甲午战争，即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发生的中日战争。中国失败，清政府同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“马关条约”。国内群情激愤，反对同日本媾和，要求变法图强，在社会上一时出现了阅读新书的风气。维新，即变法革新的意思。

⑤《学算笔谈》，一种数学书，华蘅芳著，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刊行。

⑥《化学鉴原》，一种化学书，英国人傅兰雅编著，徐寿、徐建寅合译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。

⑦张之洞（1837——1909），清末洋务派官僚，提倡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意思是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，来维护中国旧的封建制度和旧的意识形态。八股文，是明、清时代规定的科举考试的文体，全文必须机械地由“破题”、“承题”等八个部分组成。张之洞是通过科举爬进封建官僚的行列的，所以说他是“八股出身”。

⑧繆（miào 妙）荃孙（1844——1919），江苏江阴人，清末地主阶级学者，著有《蕙风堂文集》等书。《书目问答》，是他代张之洞编写的一本向青年推荐的书目提要，中间包括了一些翻译的书籍，用意在于投合当时的“维新”思潮，以便推行张之洞等买办官僚为代表的“洋务运动”的反动路线。

⑨《庄子》，战国时期庄周写的一部通过一些寓言性故事，宣扬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哲学著作。它宣扬客观世界只是人的主观精神的产物，否认客观事物的差别，否认客观真理。它反映的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意识。《文选》是南北朝时期贵族文人肖统编选的自战国以来的诗文选集。唐宋以来，封建地主文人都把它看作文学创作的典范。自称为“第三种人”的反动文人施蛰存，在1933年9月29日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上，曾推荐《庄子》、《文选》，“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”。

⑩这原是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，最初出自《新约》中的《马太福音》第9章。五四运动以来，这句话曾经常被引用来说明文言和旧文体不能表现新的思想内容。这种说法不符

合辩证法的观点。

⑪“五更调”，明代以来的一种民间曲调。“攒（cuán 掙第二声）十字”，民间流行的一种歌谣形式：每首四句的最末一个字完全相同，以这个共同的字为中心，可排列成一个“十”字。

⑫“桐城谬种”、“选学妖孽”，原来是五四运动初期，钱玄同批判以桐城派古文和《文选》所收诗文为摹拟对象的守旧派的两句话，见《新青年》第3卷第6期钱玄同致胡适的信，在当时曾经成为颇为流行的用语。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古文流派。乾隆年间，安徽桐城人姚鼐（nài 奈），师承其同乡前辈方苞、刘大櫆的文学主张，提倡学习秦汉以来的古文，集中各个时期封建正统文学的特点，使封建的“义理”、考据和文章技法三方面结合起来。此后，人们便把他们和追随他们的封建文人，称作桐城派。

⑬“排满”，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口号，意思是推翻满清贵族统治政权。这个口号，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反映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。

⑭“生存竞争”，原为达尔文进化论著作中的一个词语，也译作“生存斗争”，意思是指生物界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。鲁迅用在这里，是比喻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斗争。

试 析

这篇杂文，是借“感旧”反对复旧，即以回忆清

朝末年所谓“新党”的“维新”热潮为引子，用对比的手法，揭露、抨击了三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刮起的一股复古妖风。

三十年代初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，更进而觊觎华北。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，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方针下，加紧进行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事“围剿”，同时在其统治的白区施行法西斯政策，对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革命运动实行反革命文化“围剿”。但都遭到了失败。1933年夏，第四次反革命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蒋介石穷凶极恶地准备第五次反革命军事“围剿”，同时公开大力宣扬反动的孔孟之道，强令人民遵守，妄图“以孔子之道治国”，来维护其反动统治。再加上各种反动人物的推波助澜，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复古妖风。《重三感旧》就是针对这股复古妖风而发的。

鲁迅这篇杂文的主旨，是反对复古倒退，抨击社会上的复古风气，批判其倒行逆施、要把中国引向灭亡的境地的反动性。

文章的开头，首先赞扬了清光绪末年社会上的“维新”风潮，接着就笔锋转向当时，揭露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嗜古、拟古、鼓吹学古的种种复古倒退的行径。文中说，有些青年，虽然出身学校，并非“国学

的专家”，但却“学起篆字来了，填起词来了，劝人看《庄子》《文选》了，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，新诗也写成方块了”。他们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头上“没有辫子”，还“有时穿穿洋服”，但却干着封建文人的勾当，“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”。

文中揭露的这些现象，都有具体所指。如“劝人看《庄子》《文选》”的，是“第三种人”施蛰存。

“新诗也写成方块”，指的是刘半农之流。刘半农曾经是新诗的鼓吹者和有些成就、影响的作者，而在当时却大写七言四句的打油诗。“填词”的事，显然同当时创刊不久的《词学季刊》的提倡有关。这些现象，孤立起来看，只是一部分人的所行所为；有的似乎也无关宏旨，如写写篆字，但是，它们总起来却表现了一种嗜古崇古的社会风气，一股复古倒退的反动思潮，而且是有其反动的政治背景的。所以，鲁迅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，并不单单着眼于揭露这些具体的现象，象他在几天后回击施蛰存的挑衅而写的《“感旧”以后（上）》一文中所说：“内中所指，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，并不指定着谁和谁”，也就是说，他是要通过揭露这些具体的现象，抨击那股适应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治需要而刮起的复古妖风。

这篇文章，是采取了借“感旧”来进行对比的方式，揭露抨击当时的复古风气。这是一种用意甚深而又非常巧妙的斗争策略，发挥了深刻有力的批判作用。

一、揭露了反动派搞复古，是倒行逆施，拉历史后退。文中反复赞扬光绪末年所谓“新党”的“维新”风潮。可是，三十多年之后，“排满久已成功，五四早经过去”，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弃新从旧，把五四运动、辛亥革命，乃至光绪末年的“新党”所批判、抛弃的一套，又搞起来了，“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”。这不说明，他们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，要回到连“老新党”都要变革的封建社会去吗！

二、揭露了反动派搞复古，就是要把中国引向亡国的境地。文中赞扬“老新党”热衷于“维新”，目的是“图富强”，给中国“求富强之术”。正因这样，后来“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”，参加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斗争，推动历史前进了一步。可是，现在却热衷于复古，“要以‘古雅’立足于天地之间”，结果会怎样呢？不言而喻，必然要把中国弄灭亡，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，不能“立足于天地之间”。这就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派刮复古风的反动性。

三、在这篇文章中，鲁迅就当时的复古倒退现

象，总结出一条阶级斗争的规律。他驳斥了所谓“旧瓶不能装新酒”的形而上学的旧说，认为“旧瓶可以装新酒，新瓶也可以装旧酒”。事实正是这样，旧的曲调可以放进新的歌词；“新式青年的躯壳里，大可以埋伏下‘桐城谬种’或‘选学妖孽’的喽罗”，头上“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”的施蛰存，“劝人读《庄子》《文选》”，就是活例子。因此，我们并不完全排斥利用旧的形式，当然在利用中要进行改造；更要特别警惕在新的语言、旗号下贩卖陈旧腐朽的货色。“**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。**”

这种现象，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。鲁迅提出这个警告，并不仅仅是针对施蛰存之流而发的，在施蛰存之流的背后，还有“要以孔子之道治国”的反动头子蒋介石，当时他正在阴谋打起“新生活运动”的招牌，以屠刀强力推行极端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。鲁迅总结的这条规律，对我们今天反对复辟倒退的斗争，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混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，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，接过某些革命口号加以歪曲去搞复辟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走资派的特点。因此，我们要牢记这条规律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中，时刻警惕旧的东西在新的形式中复辟，警惕披着革命外衣的反动派，以巧妙伪装的旧思

想、旧道德,腐蚀人们的思想,瓦解人们的斗志,破坏无产阶级专政。

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,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不会熄灭的。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鲁迅坚持反对复辟倒退的革命精神,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武器,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,同一切复辟倒退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,彻底揭露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复辟派,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!

忆刘半农君^①

这是小峰^②出给我的一个题目。

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。半农去世，我是应该哀悼的，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。但是，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，现在呢，可难说得很。

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，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。他到北京，恐怕是在《新青年》^③投稿之后，由蔡子民^④先生或陈独秀^⑤先生去请来的，到了之后，当然更是《新青年》里的一个战士。他活泼，勇敢，很打了几次大仗。譬如罢，答王敬轩的双锁信^⑥，

“她”字和“它”字的创造^⑦，就都是的。这两件，现在看起来，自然是琐屑得很，但那是十多年前，单是提倡新式标点，就会有一大群人“若丧考妣”^⑧，恨不得“食肉寝皮”^⑨的时候，所以的确是“大仗”。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，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，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。然而这曾经是事实。

但半农的活泼，有时颇近于草率，勇敢也有失之

无谋的地方。但是，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，他还是好伙伴，进行之际，心口并不相应，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，他是决不会的，倘若失了算，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。

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，就开一次编辑会，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^⑩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，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，大书道：“内皆武器，来者小心！”但那门却开着的，里面有几枝枪，几把刀，一目了然，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，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：“内无武器，请勿疑虑。”这自然可以是真的，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“武库”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佩服陈、胡，却亲近半农。

所谓亲近，不过是多谈闲天，一多谈，就露出了缺点。几乎有一年多，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艳福的思想，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。但他好象到处都这么的乱说，使有些“学者”皱眉。有时候，连到《新青年》投稿都被排斥。他很勇于写稿，但试去看旧报去，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。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，是：浅。

不错，半农确是浅。但他的浅，却如一条清溪，澄

彻见底，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，也不掩其大体的清。倘使装的是烂泥，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；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，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。

但这些背后的批评，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，他的到法国留学，我疑心大半就为此。我最懒于通信，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。他回来时，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，后来也要标点《何典》^⑪，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，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，事后，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，“驷不及舌”^⑫，也没有法子。另外还有一回关于《语丝》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^⑬。五六年前，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，那时候，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。

近几年，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^⑭，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；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“蜜斯”^⑮之类，却很起了反感：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。从去年来，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，弄烂古文^⑯，回想先前的交情，也往往不免长叹。我想，假如见面，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，不给一个“今天天气……哈哈哈”完事，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罢。

不过，半农的忠厚，是还使我感动的。我前年曾到北平，后来有人通知我，半农是要来看我的，有谁恐吓了他一下，不敢来了。这使我很惭愧，因为我到北

平后，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。

现在他死去了，我对于他的感情，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。我爱十年前的半农，而憎恶他的近几年。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，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，他的为战士，即使“浅”罢，却于中国更为有益。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，免使一群陷沙鬼^①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。

八月一日

注 释

①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月出版的《青年界》月刊第6卷第3期。后由作者编入《且介亭杂文》。

刘复（1891——1934），字半农，江苏江阴人。五四运动时期，赞成“文学革命”，曾参加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工作。后来，有了名声、地位，思想趋向保守，鼓吹“读书救国”，反对文化革命，变成了林语堂、周作人一流的反动帮闲文人。著作有《扬鞭集》、《半农杂文》等。

②李小峰，原北京大学学生，曾参加与鲁迅有关系的“新潮社”和“语丝社”，后成为出版商。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的经理。

③《新青年》，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刊物。1915年9月创刊，初名《青年杂志》，第2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，每卷6期，至1922年7月休刊，共出9卷。《新青年》提倡